田間文集

壽序

張帶三先生七十雙壽序

蓋吾讀易而知君子之儉德之不可及也夫儉德者非德之儉而儉其德也德之儉者不及於德之說也儉其德者德有餘不欲過之而加斂焉寧使有不及之爲儉也是故有已甚之行異人之稱皆君子所不欲出也莊子曰德蕩於名知出於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比之於水平者水停之盛也內保之而外不蕩焉九卦以巽爲德之制有制無蕩斯儉德之謂矣由是論

之豈惟事業文章不可以多取至於忠孝名節之事爲
世所極稱如陳咸薛方郭欽范粲之爲君子猶以爲過
也張帶三先生累世盛德先廉察公佐韓襄毅平兩廣
所全活數十萬計夢許真人語之曰汝不殺當以鼎貴
昌爾後自後雖簪纓不絕然亦無顯仕者至君始發然
起以雄文登上第天下翕然宗之論者以爲君家積德
之久至於君將必大暢其家學以食從前儉德之報也
而君司李閩泉僅二載遭鼎革棄官去其所蘊蓄竟未
發攄其萬一而泉人誦君言君在泉攝郡篆兼轄漳涖
政月餘嗒然若不治事陰察諸吏弊一旦盡按治之由

是發奸擿伏鄰稱爲神公堂晏然無訟日與父老講六諭修保甲而郡以大治有獰帥驕蹇距見郡吏君獨與之抗衡禽治其將吏諸不法者帥不敢庇或欲爲帥建祠學宮君勒碑其地大書禮義廉恥四字衆議遂沮帥亦無敢誰何蓋由其正直足以奪其氣廉潔足以服其心也跡此數事使竟其生平之展布其事業豈有量哉而卷懷以老則君之德亦似乎天之有以儉之也而君固以益自儉乃悅解組隱泉之渼林山泉士大夫築室以居之亂定歸里其舊廬在龍潭之西敗屋數楹四無鄰藩蕭逕柱徑各丞或無几榻君闔戶讀書夫人紡維

與共晨夕長吏希見其面而君亦不爲鑿坏踰垣之行即歲時仍以部民致敬也會有詔博求隱逸直指將舉君以應二千石造其廬與談終日出脫粟飯之守知君志趣堅定卒不敢語事遂寢由是觀之君於事業文章世既未獲盡見即抱道以處亦未嘗求異於人以取名於世非君子之儉德者而能之乎夫天之儉君既與世矣君又自取儉焉天必將有甚者之報以償其儉君有丈夫子三並文噪一時江東有三張之目則君之所未獲盡見者其盡見於其子無疑矣君雖赤貧甘淡薄顧豪於酒每飲或至漏盡夫人必篝燈紡以待又好賓客

客至趣治具不問家有無夫人黽勉以供咄嗟以辦皆手自調治不假庖人門內肅然必勤必謹易曰閑有家閑者儉之爲也夫人於君可謂合德矣今年孟夏之上浣爲君七十吾黨祝君者並祝夫人以予在閭習知君屬言於予而予於都門又與長公豫章晨夕久益悉君素履亦不容已於言也昔君家子明養志不仕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敕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以君視之則子明猶務爲過高已甚者矣夫以子明之抗節危時而猶享年一百五歲而況儉德乎而況儉德乎

龍舒任太翁毓生初度序

予嘗怪釋氏之稱因果通三世以言報夫以今世之積學累行終其身勤苦無聞至於隔陰而始報夫不知誰何之身何迂誕也若夫父之於子猶一身也積之於父而效之於子猶早植而晩獲幼學而壯行耳而又及其身見之是猶一身之自因自果也此其事吾驗之於任太翁任氏爲龍舒望族自時齋公相繼以明經廣文起家及太翁用乙亥拔貢入成均謁選當得令非其志也蓋自時齋公至翁三世力學負文譽人爭以高第期之而卒不第太翁雖頹然自放乎而終以爲學無不報也

謝選人闓草堂課諸子讀書其中以爲不得之於子者必得之於其子問謂德長曰自吾祖吾父以及吾之身所有志未遂皆在於汝諺云書不誤三世今於汝曾四世矣汝大父昔見汝頭角嶄然出謂克吾宗者必汝汝勉之吾及見之惜大父之不逮也莊子曰造物之於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若翁之志不忘於一第翁之天也而竟成於德長所爲報矣史稱萬石君以恭謹世其家其子孫皆爲二千石以爲盛德之報效其家教惟其馴行孝謹過里門必趨親老躬滌廁牏無他絕德也夫立身莫大於孝涉世莫善於謹君家自時齋公以

來世稱長厚今居三河市井之區敦睦揖讓於鄉黨無間言而翁性純孝旣隱居不仕日以色養承歡爲樂親歿三十年每述其遺事猶孺子泣也聞德長入闈之日夢綠衣神人告之曰汝父純孝當報在汝由是觀之德長之第猶取諸翁而予之也積學累德之必報豈不大可信哉繫傳曰顯諸仁藏諸用蓋顯必於仁也藏所以爲用也藏用者不用以爲大用也跡翁生平大抵以藏爲其道藏其跡於闤闠藏其名於鄉黨此可見之藏者也若夫藏其學於訓家藏其德於混俗因以藏其福澤於倫素藏其功名於子孫此不可見之藏易所謂不用

以爲大用者也富有日新又何疑焉翁今年七十五矣聰明强鑠家政猶親自經理步履吟笑不懈殆百歲以上人也諸子自德長外翩翩鵲起翁之景福純嘏正未有艾則皆藏用之效也今德長且歸布長筵列子孫召賓客稱觴娛翁吾知翁飭身益恭訓家益謹自奉益儉與鄉黨益親猶是以藏爲道也且晚吾將扁舟訪翁於三河水村倚竹臨流從翁講藏用之學翁其許我乎

從兄玉屏翁七十初度序

吾再從兄弟二十餘人其以七十稱壽者則自今年玉屏兄始禮記人生七十日老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日期

至於敬老之典獨詳於七十然則耄期固世不輕有而七十者古人之所甚重也吾益於兄七十之辰益念我仲兄湘之矣湘之長於兄一歲其稟賦於吾兄弟中最強人皆以上壽期之嘗曰吾不及玉屏其精力氣魄意與殆百歲以上人也迺湘之竟不足七十而逝湘之逝後吾始倦於遊每孑然獨處益與羣從親然後知吾兄湘之之自謂不及兄與不及也兄家雖中落有薄田足供饘粥二子長者筆耕少者力稼猶睨待室人不脯儲酒醴以備兄不時之需含飴弄孫足逸老也而兄顧不肯自逸兄少而裘馬中年曾一爲百夫長今何至徒步

奉長吏符歲僕僕風日中爲縣官急催科也然兄自樂此不爲苦燈下能會計細書辨金高下較錙銖亡慮祁寒暑雨雞鳴而起裹飯走百餘里入城輸之官一宿即返曾無倦色此豈七十老翁所宜有事然兄爲精力所使若借是以一洩其憤盈不如此不樂也生平倔強恥俛仰又好扼腕不平雖親戚貴人未肯少讓里中目吾錢氏一門好尚氣則必以兄爲巨擘矣自吾三四歲齊見兄每飲酒必盡歡叫讙達旦或頓足抗聲唱大江東去迄今五十年如一日未嘗少衰吾兄弟少能飲近少年中有一二勇於酒者恃其初氣輒敢與兄角久之爛

賊府閤少者頹然以醉謝不勝吾輩皆倦欲散矣兄乃飲益壯命巨觥探鈎喝采爲豪罵諸少年何異也即詰少年鼓勇起勉飲不數酬憊大困明晨至不能與問兄已出門去久矣然吾察兄飲時或宿舂不繼或追呼在門旁人方爲之焦然意沮兄顧極酣若曾無一事介其胷者豈復知世間有催租敗興事耶所惜者酒盡後俗累相牽仍皇皇然去耳設使兄仍素封有金錢供其揮霍日召客閉門轟飲雖古豪士何以加焉湘之謂不及兄意蓋在此兄晚而信佛好與衲子遊然遇酒飲自如夫飲固不礙佛也佛之戒飲惡其亂性耳兄之性似於

飲乃見當其無一事在胸時兄與佛豈有異耶恐轉以醒時亂耳然兄醒時亦大有不亂者在吾觀兄好面折人短退無後言又無嫉妒心遇子弟佳者即極口稱有勝事則色然喜至於變故以來動稱古昔見時流衣冠盡態必切齒大恨此種種性皆佛所謂正知見也兄以此飲酒即以此學佛天下之樂有大於以飲酒學佛者乎吾願兄惜精力斂氣魄任意與則自今以至耄期皆兄飲酒之日即皆與諸弟共學佛之日也

從兄季和八十初度序

今年春正月于從兄季和稱八十其子貧不能稱觴于

輙刑一言爲壽于家自埋船公遷桐之滋澧里至吾高祖再遷桂莊迄於今且八世矣吾與兄共曾祖而吾祖僅吾父一人故吾無從兄弟視再從猶從也吾從兄弟二十餘人今其存者兄與我白及予三人而已兄長予六歲幼時與同塾每侍師講或塒中作弄以嬲兄之聽兄甚苦之只今年八十吾亦七十四矣往吾父與大叔父年七十時在家未嘗相離値暑時輙倚屛呼叔父乳字曰某來來則中庭設楸枰對奕數局叔父每多讓一局以博吾父歡白首笑樂至今猶記其倉軒齒粲時也及吾兄弟之世遭遇多故謀生不暇于流離天末十年

不歸既歸數年復出六十以後始慨然有首丘之思而庭戶非舊家業蕭然子弟失學廢禮不復知有前世友于揖讓之風矣予卜築宅西不得與兄數相聚念前世世界太平二老人朝夕追隨無有間言可勝今昔之感耶兄爲人規矩龍錯不妄一語不苟一錢嘗入市遇遺金道上住足蹴市兒拾去終不取視昔謂見遺金而不顧遇美色而不盼兄其有焉改革後冠服仍舊然終不作傷時語悶然而已家固貧祖父遺有水田纔數畝子孫既多而田不增故益貧隸以授徒爲業今老矣徒皆散去疑其不堪句讀也昔伏生九十餘年老齒漏猶遺

小女子口誦轉授諸生今兄八十猶兒齒也授㯺子書
與誦至數百十遍不倦何老之有自失此業生益箸而
兒容色步履如故見者未嘗知其爲八旬人也從兄中
有果菴博物能詩好藏書不以示人兄嘗館其家多所
校訂十年前有以兄手錄秋海棠賦見示者文數千言
旁有註釋音訓果菴筆也末記某年某人撰省覽久之
始悟爲兮十七歲時所作踰五十年乃得復覩果菴殁
後書盡散兮賦不足存所重者兄手錄與果菴旁註數
字即法物也兮遭子難羈困邑中兄與未穎兄皆以垂
白老叟繭足走百餘里尋兮握手一慟而返於戲其可

感也已今予與子弟說前世事須兄在坐予言之而兄証之不則直疑以爲妄語也史稱李少君在武安坐見九十餘老人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曾識其處得此一證以見信於武安然則吾兩人不更相爲証亦何以釋子弟之疑哉今偶思昔里中人姓字不記必就兄問得之兄不記則相向惘然無復更有能知之者良可歎也吾從兄弟年壽不等未有及八十者而得之自兄始予在鴈行之後固亦有倖望焉故樂爲之壽

李母何孺人貞壽序

傳不云乎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惟

其貞於一也天地不一不足以爲覆日月不一不足以爲明是故一也者天地得之爲貞覩日月得之爲貞明聖賢得之爲至誠臣子得之爲忠孝朋友得之爲信義婦人女子得之爲貞節金石銷而此一不銷世界毀而此一不毀得是一即變可也常可也一日可也終身可也古云死易托孤難非托之難一之難也彼世之義士烈女猝然遇難其能慷慨捐軀甘鼎鑊以如飴者比比不幸而所願不遂日久情遷困而怵之以利害誘之以嗜欲忽然中變人喪其生平爲天下笑然後知向之所恃以一往者氣也氣作則志堅氣衰則志墮夫氣豈能

終日哉孟子曰志氣之帥也夫惟得一者爲能以志役氣以氣備志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匹夫之志吾所謂一也是故貞士難於義士貞婦難於烈婦王制婦人守節者年登六十始旌表其里閭未六十者不以上聞鰓鰓然慎其終焉然則一之爲道聖人蓋難言之哉李母何孺人今年稱六十其友人姚君爲予言其事蓋自二十餘嫠居苦節今且四十年庶幾可以語於一矣計孺人之生適當神廟之盛世而其稱未亡人則末年也自末年政衰國事日壞以迄有今日而天下之子臣弟友情態變異以視孺人之四十年如一日者幾人哉孺人

出自江寧名門七歲誦孝經列女傳稍長讀毛詩能通大義女紅之暇篤好書法家人以女博士目之事父母定省不闕雖天資淑美亦由得諸詩書者深也既歸高郵李氏未數年而寡上有白頭二親孺人則以婦而兼子下有黄口小兒孺人則以母而兼父迨於今堂上之送養已畢膝下之義方已成爲丈夫子者二爲奇嶷孫者五日居月諸倏焉六十或以爲苦節報而孺人不以爲報也或以爲貞婦名而孺人不知有名也其在四十年後而有六十之日猶夫四十年前而二十有二之日也一之至也孺人行且百歲噫嘻當百歲時又不知此

四十年人情物態之變異於前四十年更何如矣

趙母黃太孺人八十壽文

史稱王祥至孝得佩刀於呂虔臨薨授其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及其後爲祥裔者無聞覽孫導遂以勳業冠江左子孫世世不衰以吾觀祥名德視覽過之而造物之報覽也遠勝於祥或者謂覽之事較祥尤難使無覽安得有祥祥之生覽延之祥之名德覽成之也造物爲祥報覽安得不厚於祥此亦一說也吾先君子嘗從吾鄉趙縱江先生遊述先生事葢古純孝也所遭與覽異而其行事似之殆又過焉初中丞公嫡出先生一

人先生志在廣公嗣固請於毋夫人願得庶氏使某有弟既得請太夫人或虐使之先生中夜長跪泣俟毋意回乃起已而庶氏有子男也先生大喜召宗族置酒受賀自起舞為二尊人壽中丞公既逝所以保護教育其季者無不至季長而析產凡中丞公素所蓄積玩好及美田宅悉推以予季已獨取其磽瘠老僮婢如辭包故事而季頗不遜既析產未幾輒求益先生惟所請是從終無倦志此其事親覽難易何如耶覽之祥生而有之先生之季則求而得之覽之有祥也覽易以為弟先生有季也先生難乎為兄吾嘗讀先生所著無甚高論貫

通三教其要以孝弟爲宗然後知覺之孝成諸性先生之孝性成而加以學也今世同胞兄弟爭產尺寸不肯讓至嫡庶之間大有别矣猶恚曰產固我有坐此遂使我推猶取諸其橐而分之也聞趙先生之風可以媿矣趙先生未有子時人咸爲造物疑疑孝德不報也行年六十而元振始生蓋副室黃孺人出也其季竟無後而元振諸子蔚起向所爲欲廣中丞公之嗣者仍廣之於先生之後莊子曰造物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當趙先生爲中丞公置側室時造物蓋已爲先生置黃孺人矣造物爲先生置孺人以昌趙氏之後其人不容以不

擇且使天下之爲趙先生者有所信而未嘗爲趙先生者亦有所勸告於孺人是視詩不云乎天立厥配蓋必擇福德之純龐足以昌趙先生之後者而後立之也孺人年二十五而寡今年八十矣猶強飯無恙趙先生去世久世風日下後生小子或不知有趙先生者天意留孺人久視使人因孺人而悉趙先生之事庶幾有感激而興欲爲趙先生之所爲者則孝弟之道不終絕於人間也

徐母范太君七十壽序

癸丑春徐子方虎成進士廷試名在二甲當需次得官

於是徐子母夫人范太君以夏五月稱七十徐子且治裝歸爲太夫人壽惟時方有木天之選予謂徐子盍爲之徐子曰吾之違吾親而來遊者三年矣吾之來也布衣此饔飧走長安今儼然釋褐衣錦以歸拜吾母於堂下稱觴爲榮吾志足矣寧有過望吾少失怙惟母是依凡九試於有司不得志吾意已倦將罷科舉付其事於吾子已則朝夕膝下以是奉母歡母不可曰吾見吾孫之成名喜終不如見吾出腹之子之成名之爲尤喜也用是孀帷白髮猶於機杼膏火之前課其垂老之子徹夜呼唔以爲樂是故吾之來吾母促之來也幸以成

名吾不可以久違母養若徐子可謂孝子矣雖然孝子
養志竊子太夫人之志以子之成名喜則名有進於一
第者不更喜耶子之急歸予舍不與茲選予樂之太夫
人不樂也其滯於京師以不獲稱觴子不樂而太夫人
樂之子其需焉於是徐子果以才名召見擢庶常讀中
秘書今而後太夫人喜可知也方虎昆仲迴人出於太
夫人者二其二人不知非太夫人出太夫人亦忘其非
已出方虎以嫡出而居次亦忘其兄若弟之非太夫人
出也比衣彩絢履悉出兩親手作無有異同外人見之
莫不歎太夫人之聖善而羨徐氏一門之孝友矣徐氏

固素封自太翁喜揮霍又累經盜賊掠奪迨太翁即世
家遂貧然其流風故在四方士與方虎遊者至輒館其
家人稱太夫人治家損於費而不損於禮儉於身而不
儉於客二親歿諸弟貧不能舉喪太夫人爲拮据成禮
以葬邑人誦之所謂賢明能識大體者也聞太夫人設
帨之辰親賓畢集而庶常之報適至太夫人忻喜之餘
隨以涕泣蓋悲太翁之不及見也方虎在京邸聞之亦
泣既悲太夫人之悲又傷已之繫籍金馬門不獲隨諸
兄弟率子孫斑衣膝下爲太夫人拭淚也世之沾沾富
貴利達以鳴得意者不獨其子也其母實甚聞徐氏母

子之風亦可以愧矣徐子屬予言遂即其事書以爲之壽

徐學士夫人金太君五十初度序

予老而獲交於崑山徐健菴學士因與仲氏叔氏忘年交而藝初昆季皆爲通家世好云今年秋九月學士元配金夫人壽五十長公藝初屬予一言爲壽予重其無世俗之見而宥取於野人之言也遂不辭而爲之序蓋嘗讀易於家人之卦爻而知古女德焉彖曰家人利女貞傳釋爲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惟內不與外而後內之位以正亦惟使外不與內而後內之正位益以

見矣易所謂女者非離之二巽之四乎六爻之卦離位
以二爲正巽位以四爲正而於家人各得其位皆可謂
之順在位也二有婦道爲曰在中饋無攸遂四有母道
焉曰富家大吉而傳係位於四統於母也是故婦無攸
遂母曰富家皆以順爲道也盡順乎位之所得爲者而
無有出乎其位之事位外者主挮位內者主守位外者
主生位內者主聚然後知召南鵲巢之夫人即富家之
六四也其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言國君積行累功
以致爵位夫人起家居之如鳩之安享鵲巢之成焉夫
夫人之安享非一無所爲而能然也傳稱鳩有均壹之

德比之夫人則家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恒者予嘗於采蘩之詩而見其親蠶之勤焉於采蘋之詩而見其公宮之教焉於小星之詩而見其逮下之仁焉然而執其大綱不下侵世婦女師之事循其常分無嫉妒之意亦無邀譽之思故比德於鳩鵲以爲一無所爲而安享焉可也蓋一以順爲其道者也吾今又見之於金夫人予十年間三過學士家又數與夫人諸弟游處故頗悉其內則夫人在家稱孝女既歸稱孝婦方學士沐讀時夫人以織紝佐其下帷內奉甘旨外供賓客使不致有終窶之歎卒取上第顯名當世則中饋之助多也學士

目不識錄而慷慨施予於朋友無所愛惜又出游游所
費不貲其橐中裝得入而歸諸夫人者無幾夫人固孚
聽其揮霍而存其所爲無幾者爲之區畫經紀各得其
當久之學士亦旣居然有家矣今觀其門庭之濟蹌舟
車之駢集親戚故舊之依歸門以內子姓競爽濟勝肅
雍詩書禮樂之氣彌目充閭倘所謂富家者非耶雖學
士有以致之可不謂夫人有以成之乎夫人之治家無
侈靡之習然亦不過爲纖嗇也於僕御無峻急之威亦
未嘗有所寬假也親戚故舊多卹以衣食然亦不濫予
也諸子業已通籍而義方未嘗少廢也遇諸姬以禮於

其所生子子之猶已出也鳴鳩均壹之德君子之言有物而行有恒夫人有焉然夫人不自以爲德亦曰吾之治家其道應如是而已夫道惟求其應如是者而從事焉順之德也正位之事也雖鵲巢之夫人何以加焉今其設帨之辰頌母德者遍海內而藝初顧欲得野人之一言豈非陳鐘鼓而問以兎缶羅珍羞而雜以藜藿乎抑以其質直無文生平不爲飾詞故欲得無文之文以傳其真而信於世也古人立言必本所學吾學易說詩惟據夫人德之有合於詩易者頌之至於福澤之隆家門文物之盛固不俟予言藝初亦毋取乎予之言也

眘母阮孺人七十初度序

今夏課耕之暇庭戶閒寂樅陽陳生宮儀跨長耳挾雙魚斗酒過田間予訝曰生安從辦此乎則笑曰某爲能皖上二眘子將以茲晨造謁就先生飲且有所請也某知江村農務急艱應酬爲辭止之代二子來以請因言眘母孺人阮太君以今五月稱七十里中戚友將求鄉邦之有位望能文章者爲之文以佐太君觴二子意不慊念太君有大節非其文不足以傳葢欲得先生一言以傳太君也當今之世顧有不以有位望者之言爲榮而亟得夫草野中能傳其親者之一言如二眘子者哉

惜吾非其人也吾之文未必傳然吾亦樂得夫事之足以傳者而爲之文冀或藉其事以傳吾之文也陳生廼曰先生知昔乙酉皖城之破有女子罵賊身被數創不死而至今存者乎卽阮太君是也因爲述其抗節及死去復甦事甚悉阮固吾世戚其尊公前之翁修潔自好以風雅聞太君幼嫻筆墨能詩旣笄歸於吾友從齋從齋世家子楚楚名彥也香奩鈿閣問日以圖書相娛樂恃皖上承平日久士女皆生長華胄豈復夢想有國破家亡身攖鋒刃之事哉南渡失政左帥借問罪以放兵皖扼其衝叛將內應一夜而城郭煨燼士民塗炭朱門

閭閻不可問矣惟時僅薺既先去依前之翁於村居所留室中者一支弱之太君耳賊至露刃脅太君行太君抗聲大罵賊揮刀砍之罵益厲遂連刺數鎗仆地血流盈闥始委之而去賊去盡夜半太君甦甦時覺身在臥榻之顛離地且尋尺是誰舁之上耶抑有鬼神耶賊既大掠而東城空闃數日有闖其戶入者太君創甚且渴飢久呻嚌有聲人驚曰鬼耶太君應曰人也遂自榻顛投諸地觸階墮地殞其人固他阮氏臧趨視之太君也急灌救之得甦隨奔村中報前之翁用板扉舁歸舉家重見喜極翻悲又因一慟而絕再灌救之良久復甦太

君至是凡三絶三甦矣陳生之言如此嗟乎此亦足以傳矣當太君抗賊之時志在必死豈望有今日哉其諸從賊以去者無他畏死耳問今去者猶有存亡消息焉否耶㳂已如墜絮飛花隨風飄泊不知所在者多矣而誓死如太君者反得保其室家見女之樂天固欲極斯人之福報以爲世間畏死之女子勸且不獨爲世間之女子畏死者勸也然吾抑有感矣乙酉之秋吾挈家避竄禍於三吳卒遇賊吾妻方氏抗節於吳江震澤之濱而竟死耳視太君之福命何太相懸耶則天之報施固又有可知不可知者矣吾三十年前曾一過前之翁村

莊僊齋依翁居門迺江水魚留蜑嶠數里不絕惟時僊齋年甫強仕業已希伯鸞之高尚與太君擁戶蕭吟陶然自樂未幾見長公元彥於皖神采照耀自然國華又未幾見次公仲緒覽其詩句清絕無塵今兩君皆成名士於太君設帨之辰必欲得予一言以稱壽卽異時太君之事有上諸太史公編之彤管則將以予言爲之張本也吾所謂藉事之可傳者以傳吾之文亦足以自信矣

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

吾里方曼公先生夫人潘太君以今年陽月七十初度

嘗從先生遊者徵四方詩文爲夫人壽而猶稱太史夫人也斯可悲矣而予亦且太史之太史甫四十出家得法稱師二十年而歿夫人稱未亡人長齋奉佛以迄於今今年屆七十之辰預誡諸子孫毋用世俗禮置酒受賀以滋予戚益念太史之苦節於合門稱慶之日而益重其悽愴也予因是益感念於太史之生平也當甲申之變萬死南還爲仇者所媒蘖乃變姓名由閩入粵賣藥市中粵人物色久乃得之會粵撫閩與以端州爲盡武公義不能去事既定遂稱疾屢詔不起無他爲有老親在故鄉也自此蹤跡常在粵西莆崗閒問語予曰

吾歸不可出不可善吾身以善吾親其緇乎豈知乎甫
別而遽有平樂之事公志固已早定平樂之事適所以
成之耳公既以緇服就禁其帥重得公適令更服則生
不更則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惟其自擇公辭左而受
右帥起謝解其縛延之上坐始聽爲僧公之僧固不易
爲也然公自此眞爲僧矣爲僧後間道歸省老親隨得
法於天界親沒子事畢出世靑原吾謂公之得法固不
得之於天界棒喝之鉗錘而早得之於平樂刀斧之鍛
鍊也夫人與太史結褵爲婚膏火簞瓢相守者二十餘
載自遁緇以來太史未嘗有一日仕宦之樂夫人亦未

宵一日以魚軒象服之榮耀其閭里惟是生平患難敝與共之慈有不得共而必求與之共者矣今太史往矣門庭敘寘夫人生長華貴于壻姻黨科名鼎盛曾不少動於中而誠勵其子孫趨時以求榮也田伯位伯俱以筆毀游諸侯之幕素伯稱處士著作爲叢諸孫皆有俊才或脫穎而出雖不之禁亦漫不爲意以諸子之才豈不足以取高第求祿養哉而甘心於此者夫各有其志也即夫人之志太史之志也夫人親覩太史辭卿相之尊甘鼎鑊之毒軀命如土苴而況此世界之功名富貴哉即今設悅不欲用世俗之禮猶是志也吾猶記太史

四十之辰予與同事諸子稱觴於平樂舟中夫人出山治具衣冠大集行酒賦詩此會儼然未散未數日遇難今三十年矣素伯時在夫人膝下常稱能記之當時主客凋喪殆盡獨予僅存耳予以七十一翁爲夫人稱七十壽不可謂不幸也惟予之幸益重予之悲矣

川間文集卷第十九

題跋

題愚道人溪山冊子

吾鄉士大夫能詩善書法而兼以畫名者自愚道人始道人初無師傳爲諸生時間以其意作谿山林屋識者卽驚賞旣流離天南竄身菁峒終日行吟於巉巖怪壑蠻煙瘴雨之間意有所會一寓諸筆墨故其畫益進吾猶記昭江舟上出其最得意者數幀相示吾意欲得之覺有吝色已爲常熟瞿壽明攫去林樹本與之爭幾至洛水道人悵然而已道人既出世稱大師此事都廢而

四方求之者得其片紙一抹寶如拱璧道人甚苦之丙午秋與余相值於建安謂余曰吾兩人老矣此生更得幾會平生未嘗爲子畫乃爲作寒林學易圖題詩其上意欲余之終老於寒林也至今憶之谿光山色蒼然滿眼枯樹茅亭上有二老翁據牀擁褐不問而知其爲談易也烘染未畢郡通判江浦嚴官討取以去竟不返道人復爲悵然更作十小幀貽余曰此後將捐棄筆研不可復得矣遂與同遊武夷而別寧知別未數年遽爾遷化邪今樹人此冊與余所得者幀數畧等而筆墨之外神韻殆將過之余之十幀付在兒珍藏數年來不忍復

開和柳[illegible]龍[illegible]公人[illegible]文集[illegible]人於[illegible]
也孝友篤信門內爭稱之觀其於道人遊學者多方購
求手自綴輯如茲冊者數本以為是先賢手澤所存也
豈特重其畫而已哉

題張開菴畫冊

唐明皇命吳道子往寫嘉陵江山水回云臣無粉本並
記在心遂於大同殿圖之一日而就夫道子無粉本而
有真本在心即嘉陵江山水是也吾嘗遊粵西過陽朔
其所謂畫山者縱橫略備正如一幅唐宋人筆墨橫展
江面始知天地間果有真畫家真本固在此也雲間

張氏自南垣翁以來於人家園林中作小邱壑世擅其功每有所作必仿某家筆意或有非其筆意識者卽知其非張氏父子作也陶菴因是遂以畫名古人作畫以山水爲眞本而張氏之邱壑乃又以畫爲眞本陶菴因流以得邱壑復因邱壑以悟畫觀其畫之蕭疎澹遠卽所爲邱壑可知矣

題張穆之小影

余與鐵橋道人別三十一年今年四月忽相遇於吳門鬚髮皓然而服製如故神情意氣依然三十一年前之鐵橋也憶三十一年前與四方之士大會羊城余年三

十八鐵橋四十一怕時酒狂詩興雲涌飈發許予從旁斂手側耳至今能一一記其人之神情聲貌所而鐵橋今皆已無有存焉者矣即使存者亦皆頹然衰老改易服製非復吾意中所爲向時神情聲貌之人也即相見應不復相識豈有如鐵橋之一見而即識者耶雲城寫茲照人知祇似今日之𥨊橋不知其未改乎三十一年前之鐵橋也嗚呼吾人別三十一年變故幾經能不改其面目者幾人哉然衰老不足道爲家累所困不得不混迹世上所謂三十一年前之面目不知鐵橋亦尚能一見即識之否否𢣸知其不如鐵橋矣

為南州陳伯發題圯上授書圖

張子房亡命圯上為老父納履子瞻謂所以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忍小忿而就大謀卒輔成漢高帝業陳生南州世族聯姻天宗身不離裘馬耳不絕管絃一旦遭罹世變流離閩海舉家灰燼孑然一身然其容色猶少意興不減每酒酣燭跋自起按拍引吭抗聲咄吁歔諸雜曲悄然足悲矣意其得老氏致柔之學舉少年之意氣折伏欲盡亦將有慕於子房耶夫子房功成之後願棄人間事從其志豈真在求仙耶抑自慮其猶有折伏未盡之氣恐終不容於世故欲逃之方外以自免耳然

以呂后強食之子房不得已強聽而食亦終不能棄人間事蓋至求辟穀不得子房之氣至是折伏盡矣今生能久祿祿與世俗處乎以子房求棄人間事不能自由生則何不自由也或以生垂老無子夫子房有子辟疆寘於諸呂幾致亡漢則有不如其無矣生又何歉焉余與生游處久臨行出此圖索題書此爲別且以志勉

題小龍山莊圖

吾皖有二龍其大龍當郡北障皖之望也旁有山蜿蜒離即與相輔行者爲小龍自江上來者數十里外即望見二山而小龍特淡邃多巖洞可以避世其下往往有

隱君子居焉頃年寓居樅陽市有持小龍山莊圖屬余題以為山中龍翁驥君壽語余曰往吾屬避兵龍山皆倉卒挈家行無所齎糧絕土人閉糴遂不炊君知之盡發其囷使舂給朝夕與平如數償不責息也夫緩急人所時有澆俗因乘以為利公猶古之義也吾屬其忘諸君今七十無以佐觴乃圖公所居之山莊寫其溪亭林屋以識吾屬高山仰止之思得公題數語其上槩君為不朽矣驥君龍氏龍吾外家也余因茲有感焉龍氏文學自吾外祖存吾公起里中貴官名士半出其門吾母其長女也公不治生產好遷徙失其故居吾伯舅氏九

逵後僅一女嫁爲吾族中婦仲舅早世一子依其諸舅白氏居久不見矣又有季舅於吾母異出也少孤長於吾家有學問特性厲不可近喜拳勇因少往來今亦不存是以吾兄弟無外家豈非人生一缺事哉余猶記吾母見背時外家有石帆翁率其諸弟侄弔白馬責如子時年纔十八見翁修健獨出言論侃侃坐鄉前意甚親暱蓋始知吾母家有舅氏如此人也驗君卽翁子於予爲中表兄小龍去此不五十里何時到君山莊與諸兄弟共申前好以存吾所自出之一線乎因題此圖哀感觸中不覺牽及往事忘爲稱壽之詞亦惟驗君兄弟能

知予之心耳

題松林琴鶴圖

自去歲墮馬南宮輿疾同里坐卧北山樓不出門者今一年矣門前有小樓與吾樓相直延一賣藥翁居之開則開窗對話用慰寂寥嘗見其上有修髯翁狀類道士每來則煮茗淡坐或弄琴數聲以相娛悅既去予問翁誰也曰爲萊也少而好道老而學琴于吳之今年翁將去市井卜築於松山之濱友人寫松林琴鶴圖爲壽乞予題其上余嘗聞諸莊子不以生爲形役其言曰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事奚足棄而生奚

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此所謂棄事者無心於事遺生者無貪於生而已非謝而去之之謂也翁雖去其市井豈能盡舍其治生之業而專事抱一守中之學乎漢陰丈人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如是雖終日彈琴誦經可以爲棄累哉翁舍市而居山遨游以息機焉機息則凡可以治生者不必避亦不與舍也無廢事亦不爲事累以無累之心向道庶幾於道有萬分之一得乎

題雙松泉壑圖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老吾觀人自少至老毋慮世出世間齒益長子孫益繁而其勞益甚其能佚老者誰乎吾今年六十五矣爲兒孫昏嫁衣食窮年汲汲奔走於四方以至筋骨摧折而不得休息其爲勞也至矣思於近水邊山買田一區屋數楹引泉種竹爲佚老計且可以避兵謀之數年而竟不獲遂豈非命歟里陳倫伯篤善君子也所居與余對門朝夕過從今年七十矣合家數百指皆仰哺於一老翁翁又重義樂施好賓客凡所爲世俗之禮寧厚毋薄或偶值其乏必委曲以期稱意若有萬不容已者以是產日挫而諸門內鄉黨

咸誦盛德焉適届初度之辰慨然曰吾行年古稀其可以佚乎遂舍其市宅舉家入山門內長幼請留數日爲稱觴不可則繪雙松泉壑圖爲谿亭小影以寄翁高趣吾覩其仰睇青峰頫臨流水松風聒耳瀑布當窗佚哉此翁益動余林樓之興矣卽將旦夕尋山期償夙志輕舠蹇驢時可往還此圖谿山亭館固可與吾兩人共之也

題白鹿山莊圖爲方有懷壽

余年未二十時嘗過白鹿山莊受知於中丞公兄事受公弟畜直之迄今已四世交矣遭南渡鉤黨之禍直之

奉中丞公歸隱山中余與旻公前後亡命天末存亡不相聞者七載辛卯冬余偷生返里過白鹿則直之已先一年憂憤以死中丞公持余涕泣不能已既悲國祚之將隕又慟次公早逝而長公之羈留虎穴未有歸期也次早出見其孤孫是爲有懷時年纔十三目光炯炯進退周旋有禮從余哭直之於殯所拜稽哭泣賓主應酬不失尺寸居然成人也蓋有懷母氏既前歿獨大母相依朝夕於大父膝下惟禮是訓習與性成故自少至壯而老一切皆以禮自持吾嘗見其於事之當爲者不肯過承亦不肯終諉也於費之必需者不失於濫亦不失

諸客也一惟準諸禮而已嗟乎以藐然三尺之孤一旦撫有其遺産門內外無或生心家僮數千指雖席豐戴白歷世紀綱莫不奔走惟命未嘗敢有弱其少主者豈偶然哉仲孫湫不云乎魯猶秉周禮未可圖也齊景公憂陳氏之日逼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有懷之於門內外其有得於禮者爲不淺矣今其山中屋舍益添牆益拓竹樹益茂殆盛於中丞公在時初中丞公殁曼公已出世稱大師自白門破關出歸治喪有懷年且十七大師謂余曰此子至性過人能知大體吾弟爲不亡矣已大師入山遷化有懷益孝事伯母母視有懷猶子也而

兄田伯位伯素伯有懷視猶同胞也詩曰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次章曰不如我同姓夫兄弟之重方且求之同姓以爲幸而况於同祖乎空其于邑于野唱和一室歲時趨蹡以承懽於母夫人鄰下爲至樂也方氏自明善文孝以來世稱孝友此雖其家敎有然而有懷生平崇禮之篤亦略可覩矣有懷今年五十令子虞律屬陳生官儀作白鹿山莊圖以爲親壽請余題其上余惟述吾兩家交情及所知於有懷者如此益重余今昔之感矣

瑞芝堂詩題辭

吳門陸益孫進士司鐸池州余舜過江楓與之游識君不甚爲詩而能言詩之源流甚悉惡世人之率意爲詩而無一詩可傳也已出其先公處貿先生瑞芝堂遺稾得其所爲五言古詩王西樵司勳爲之序且云未閱諸體然此體既工則諸體之不求工而無不工可知矣夫詩正不必諸體悉工也唐以來稱集大成者子美一人而已太白之近體皆偶爲之非其長也陳拾遺以五言古傳孟襄陽以五言近體傳二公者於五字之外不能有所復增豈其才爲之耶莊子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惟詩之志亦然故貴獨也今陸先生五言詩流連風雅

涵泳性情絕不求合於時人之所爲詩者詩可以傳矣古人詩之傳於世者不惟其多惟其精先生固不必備體祇此一體卽此一體之十數篇傳可也是卽益孫與余論詩之本意也

在原慟題詞

傷哉鑑在之歿也憶乙酉冬入閩余大困作放歌示鑑存其末曰我死子殯銘我碑銘曰龍躍酒徒湖海士有才無命如趙岐何意鑑在竟先我死也吾始聞之疑而不信者三年旣信矣則哭之不成聲聞得詩一首有曰傳聞未定何時死論志原知不肯還笑我歸爲鄉里賤

餘生偷得幾年閒嗟乎鑑在之死其志矣其死也勝於余之生遠矣鑑在死且十年拙存嗣以子爲詩以哭之但述已之悲哀耳未及鑑在生平也莊子稱孟孫氏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拙存之謂也夫拙存之痛豈十二章所能盡而鑑在之可痛又豈拙存之十二章之可以盡之哉余既不能銘鑑在而拙存哭之僅能如此嗚呼鑑在悲矣

阮召樹遺稾題詞

余家於阮氏因世戚居同里溪山相接煙火相望也召樹十年前曾一識之近數年間復相遇皖上覺其神情

落穆疑非盛年所宜而讀書之氣隱然眉睫間語次似欲與余有所言而未得間楊嘉樹爲言召樹酷好余詩文且問吾著易將成欲賣田助貲梓以行世事雖未果意甚感也又言召樹著有史論補近日西銘諸先生之所不及知余有論史諸篇亟欲取證而未獲一見深以爲恨會尊公愚叟宦中部召樹負疾省親竟卒於官舍傷哉觀其橋山諸作大有宋玉悲秋之氣衛玠過江之愁情見乎辭矣愚叟與余同年生乃並有喪明之痛頃晤於燕邸互訴傷心隨出遺稿見示覽其史論補上下今古判論井然毋怪其欲得余之史論以相證也愚叟

見而悲甚屬余題數語於上

李石二遺稟題詞

憶丁酉之秋客長干檜寺月色佳甚獨步松間聞橋上有二人謳詩細聽之余舊作也往即其人則皆吾鄉故人子一爲范西溪一爲李石二因與坐橋上論詩甚歡距今十有三年余以亡兒之變號冤入郡遇李素公石二尊甫也詢石二則亡久矣泣曰兒好君詩間有作必取法於君遺稟散失同學搜其存者授梓乞君一言以傳余取讀其詩淸婉妍雅蕭風人也而胡以無年或言石二妙年事科舉而詩多感慨悽愴有世外之思其詩

以此佳其無祿亦以此余觀古之能詩而無年者若王子安李長吉長吉嘔心好作幽怪語識者以爲不祥若子安壯麗高老冠冕初唐亦竟早逝何也近者吾鄉方子稻好悲歌搖筆數千言讀竟篇無一懈語似其才氣即不貴豈不足以壽耶乃不滿三十而死以詩文驗人命之修短余不信之矣聞石二編屋塗泥自幽朝夕攻舉子業爲濕氣所侵身臃以死則石二非忘情於榮名者而詩思蕭閒不似有汲汲之志此正吾所謂得風人之性情而或者乃以是爲無祿耶余旣以論詩𢇛石二又因余子之痛益悲素公之悲爲題數語以慰其請

孫靜紫遊詩題詞

詩也者天地間自然之聲偶會於吾人之情與遂皷諸筆墨以出實非吾所能刻意以求也然不刻意求之而其自然者不出古人苦吟十年始斑一語不知經幾鍾鍊及其成也亦祇得一自然而已是自然者非讀書窮理體物盡變則情不真而詞義不能曲達靜紫諸作探奇抉幽既已漸近自然由其讀書窮理得於家學者素也夫學有用功於彼而得力於此者靜紫之於詩是也

陟園題詞

園以陟名蓋吾家鶴亭侍母攜人游息之地毋殁而因

以爲名也吾郡附郭有萬松山南瞰長江北睇衆峰郡中之形勢一覽可見往時士大夫多置亭館其上改革後蕩爲墟莽久矣鶴亭初列賢書自郡西鄉奉母入城居因構圃於故讀書課子時導母孺人板輿來游流覽久之忽望見西上一峰屹然心動指問鶴亭則所爲愍公山其下即鶴亭先公墓在焉母爲泣然涕下曰吾異日固當與同穴也徘徊移時始去未幾母歿鶴亭孺慕不已因益廣其圃建閣闢西牖以望西上峰承母意也又增置漢壽亭祠搦佛含供俯朝夕梵頌以資母福母固有心體佛者也是故陟圃者因侍母氏之陟而得名

也魏詩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陟

蓋孝子行役不得見其父母陟山瞻望其父母故在也

詩之哀且如此者夫父母既歿雖岵屺日一陟焉終無

見期哀更何如哉又況鶴亭以母氏之陟爲陟瞻望母

氏之瞻望今者既悲母氏而復悲母氏之所悲其悲益

數有倍於岵屺孝子之悲者矣觀其哭親詩詞簡而痛

淚痛之淚者不容無言亦不容言之文也余少時先君

見背有紀哀詩數十篇相去五十年矣今見之尚泣下

讀鶴亭此集益增余涕淚矣

書瞿張唱和詩後

此留守瞿式耜與侍郎張同敞同死桂林臨難唱和詩
也人言兩人死時留守從容侍郎激烈似以從容遜於
激烈吾謂從容者蓋其心有死無二常將此心臨事亦
此心適得其常故不必激也史稱謝太傅矯情鎮物夫
生死之際豈可矯而能者乎當其與王坦之同詣桓溫
坦之惶懼失常太傅從容自若彼豈能必溫之不殺己
哉惟辦其必殺而後能從容耳吾觀太傅將將辦死者
也以謝玄數萬之衆禦苻堅百萬之師使非苻融馬倒
見殺朱序唱敗於後玄能必勝堅乎玄之成功也天也
當太傅送玄出都遊屐東山圍棊賭墅似功有必成者

桓沖請助兵却之亦何所恃哉恃一死耳使堅師渡江世受國恩如謝氏父子寧有可活之理玄敗玄必死太傅亦必死其死決之早矣玄以太傅之志爲志卒而成功不然一死所早辦者安常處順何張皇焉留守之在桂林大敵在前闢門火徹終日召客觴詠不輟以是鎮靜人心皷將之氣竭而再鼓孤危之城破而復全丁戌之間兵訌於內敵攻於外陷者屢矣公卒能堅守以靖亂嘗有敵前鋒入城驍騎馳突城上公望見之曰是彼馬耶趣召將焦璉璉袒臂大呼三箭殪其三騎餘騎遁諸將追之公與客坐談如故其意度豈減於太傅命將

破堅特耶如此功者非一二而終不能成太傅之功以至於死此國家氣數使然非公之所能為也公在軍中惟與客賦詩不談兵事亦絕口不言死其時國事已萬不可為公蓋以死為事之必然理之當然無足言者姑以談笑吟詠聊取旦暮之愉悅耳若侍郎固睢陽之流亞也每言國事則鬚髯俱張血淚交迸督兵則躍馬為諸將先誓死陣前妻死蕭然一楫舟泊夜慷慨悲歌縱筆千餘言不自知其哀恨之至此也時時以得死為快有勸君曷且留此身一日不死則封疆一日猶存雖失之終復之死則從此失矣非與尋常封疆失則死之者比

也君曰不然往時師敗吾不去正衣冠坐以待死諸將不忍棄我奔復返敵亦旋退昨直棄我去矣人心已散我在將何能爲惟一死畢吾事耳庚寅冬桂林城空獨留守在城侍郎聞難百里外策馬泅水入城與之同死見大帥倨罵以激之又作書召外將以促之旣往就殺路遇留守呼曰快哉此行盍侍郎以得死爲快故不容不激烈以求速其死也或謂留守不得侍郎激烈以佐之或未必死是猶疑南霽雲賴睢陽勉之而死也霽雲爾時無一語使巡不勉遂肯不死乎夫死又豈人所能勉者哉留守果不欲死何不於敵未至之時與諸將同

去諸將去後標下將操馬請速行何必叱使竝去而獨留耶茲侍郎終日言死人信其必死而死留守絕不言死人未嘗信其能死而死皆不負其志而已豈必言之而不負者以爲勝乎從容激烈亦各有性情焉駿菴大師謂余曰異哉吳人非吾楚人之所知也楚人惟能忍嗜欲耐勞苦忤傲憤激者而後能死吳人居常厚自奉園林音樂詩酒今日且極意娛樂明日令之死亦怡然就戮甚可怪也此語爲瞿張兩公而發亦善於論兩公者矣

書姜大行如須傳後

右傳吳中高士徐俟齋所撰余讀之不自覺其涕零也癸未冬余與君相識於吳門君甫遭家難哀毀面淚盈淚終日漬不乾每對慘惻而已已吳鑑在自都門回言君兄給諫君拜杖時君於人中躍出抱持與訣呼搶號泣天日爲之黯慘給諫傷重垂絕君含溲吐給諫口得不死言之滿坐皆爲泣下如聞其號如見其淚也其事具詳傳中余獨有不能忘者記弘光時余客武塘家仲馭吏部家馬阮將興大獄余知不免適嘉定令邀余入幕日閱邸鈔見朱統鍇擁戴疏藩謀危社稷一疏奉嚴旨逮諸朝士并本内有名諸生竊疑之謂令曰君今早

出有人自白下來問我番係某某等遣郎令進非是荅以出署久矣令怪曰何故余曰君第如我囑午刻吾甥方君則遣人有書并全鈔寄到余居然挂名其中令入署問狀告之故且請出令色變曰如此則君不便出君出當事向余索君其何以應余心知其將嚇余以為功也謬曰不去亦不妨亟命其人回云我固在此當何計得免再令來陰語人曰此中無以牖汝有貲在嘉善錢吏部處亟往當重酬汝勞也因致仲馭書曰令將以我為獎於期禍甚速逮猶緩也以計出我值如須到武塘見余書笑曰是不難假小鈔傳覽釋一旨為我自蘇州

寄去君遣役往嘉定幕中報喜迎之同役此若不相謀
令必信得借以出矣如言果出君握余拊掌大笑曰何
如自詡其討奇也因與余及鑑在仲馭痛飲極歡數日
而別別後余往來吳門改服變姓名多主君家未幾南
都失守君飄然越東仲馭死余一家盡於震澤獨身走
閩粵流滯七年返里又二十年入吳而君已歿與給諫
君述往事涕泣久之今給諫又歿矣余年七十有八疇
昔故人無一存者覽此傳君精神意象宛然可見感念
曩時情事因并牽連及之而書於後

余往過虞山拂水山莊弔之以詩曰半生出處滋多議六代文章定許傳而虞山自言其詩文載在有學者遠過初學集今一再讀之似不盡然而吾轉疑其詩文之未必能傳也虞山於詩所以闢何李王李諸家者不遺餘力而尊少陵至矣其詩聲調之和雅詞藻之葩流故實之詳核對仗之工巧間有規模乎白陸要之不失爲温李之遺響以語於少陵未也極詆嚴羽劉辰翁分別四唐是矣而不信詩有悟入一路由其生長華貴沉溺綺靡兼以腹笥富而才情贍因題布詞隨手敏給生平不知有苦吟之事故不信有苦吟後之所得耳吟苦之

後思維路盡忽爾有觸自然而成禪家所謂絕後重甦
解非悟乎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者悟後句也
與自苦吟得之虞山不事苦吟空其無驚人句矣至於
文章其佳者在魏晉六朝之間文之波瀾曲折矩度安
詳近代作者未能或之先也而吾有惜焉惜其詞勝而
義掩也譬之金屋麗人姿本絕世而粉膩脂香無特離
手雖欲洗淨濃華任其本色而習之已慣固有所不忍
耳韓退之爲文惟陳言之務去蓋戛戛乎其難之若虞
山於陳言固有不能舍然者非沿襲之陳言而虞山自
有之陳言也蘊之既久役之甚便其來也有不知其然

而然者惟不知其然而然所由與昌黎戛戛之務去者異矣若謂取法於歸太僕太僕文根本六經以歐曾之筆演周程之理若虞山猶是詞章之學也其所引經惟攷據經文耳未嘗窮經理也惟理不明故見不穩不能辨別古今之是非得失自出一論雖有論說依傍而已且不窮理則不足以通人之情盡物之變審時位之殊態識古今之異宜故其爲詩緣飾藻繢徒爲雍容爾雅之章而能深入人心足以感發其志氣者鮮矣由理不明而情不至也若是則亦何以遠軼於何李諸家哉

書松聲閣集後

吾友潘子蜀藻母吳太君有松聲閣集余旣爲序之余
太君歿蜀藻捧其集悲泣不勝屬余更書數語於後余
嘗見歐陽公爲謝景山女弟希孟詩序言景山母夫人
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不獨成其子之名又以其餘遺其
女也然景山母氏詩不傳徒因景山與希孟而知其母
氏之決能詩若太君自有詩傳世不必藉蜀藻傳者也
或曰詩非女子所宜小雅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女
德如是而已然古所謂教於公宮者三月其曰教以言
言非文耶衛莊姜許穆夫人皆德女也皆能詩其詩皆
爲聖人所錄則聖人之不禁女子之爲詩也審矣太君

既善詩又能於古今詩之體格氣韻分寸定其高下嘗以余詩在杜白之間余每入城蜀藻輒延致於所居石經齋太君盡出笥中稾屬余爲之點訂所愛方氏壻殁徵輓詩顧得余詩爲重謂余詩爲必傳也嗚呼其可感也矣問過女家久不返蜀藻見余至喜曰今晨食指動子來吾母必歸當得善飲食已而果然於是率以爲常蓋太君好苦吟詩成一字未穩數月改易經余訂而後信以爲穩蜀藻不能贊一詞也太君之知余如此是故太君殁而余有知己之慟焉觀斯集卽微蜀藻屬余余亦泫然不能已於言矣

書王達卿先生格言錄後

貴池王達卿先生余通家父執也爲諸生時學使者調試皖中與先君子同寓試畢歲且暮忽遘危疾貴池生同寓者皆急歸先君子獨留視疾俟漸起乃別以歲之除夜抵家先生德之嘗稱之於人先生旋第進士守汝寧遷杭嚴兵備道先君子潦倒不遇蕭然自適所居相隔一江二十年不通音問崇禎癸酉春吾皖復調試於池先生已謝政歸里諸公子與吾家兄弟俱列高等長公公儀與余兄幼安皆褎然冠軍先生問知爲通家世好則大喜因邀與相見爲述昔年試皖時得病先君子

與周旋不去狀歎息者久之會先君予適自婺源返聞先生不忘故也往謁見悲喜不勝乃置酒邀飲兩家子弟咸在坐二老人蒼然相對述三十年前事歷歷如昨日也是時先君子講學縱川揭良知之訓而先生閉門力學一以餘姚爲宗彼此問別後所學又道合也談諧極歡而別迄今思之先生規矩準繩言笑不苟次君子軒豁自如兩人鬚眉磬欬宛然在目則又四十餘年矣嗣是先君見背天下荒亂馴致國變兩家吉凶皆不相知今年過吾家介臣廣文學舍遇一生醇謹頗有家教者介臣曰此王公孫也姓因自述其家世余大驚喜不

當向時先生之驚喜見余兄弟也而兩家兄弟僅余獨存益自悽然介臣旋出公篋所輯先生格言見示潸然生居官時寄子弟家訊及庭訓瑣語也所言諄諄祗是隨時隨地體認良知雖著述不多而字字近裏著己卽先生居官之廉隅律身之敬愼於此已槩見之展讀之餘感念往事爰書數語於後以志先德之不能忘云爾

書北窗錄後

吾少時讀仲長統樂志論謂人世間必無此樂事因思以奇計要之吾所願有茅屋數間清流一曲修竹千竿食脫粟之飯衣大布之衣有書可讀有朋友可往還其

所需於世者至約而此願終不獲遂然後知造物者決不肯遂人之願者也然後發大妄想必欲極園亭之美擅林壑之勝窮服玩之珍擁圖書之富造物者必左其願庶幾償以前此之所需而吾願適遂矣梁山伍芝雲處約略與余等著有北窗錄一帙所載山齋使令供具皆人世必無之事姑作此妄想撰此妄論其意中亦似有要於造物者而不得故爲是大言以夸之使造物者知一丘一壑粗衣糲飯之本非其願也而偏予之於是伍子乃若爲不得已而受之而猶需需曰手此一帙曰吾所願猶未遂也噫伍子誑我哉

張穆之雜論跋

古人一事之精必博依雜習窮極物類而後能精此一事即如杜少陵以詩名千古其於人事物空與夫山川草木鳥獸之情狀皆莫不極深研幾體物盡變因而窮幽造險以一出於自然而爲詩則其詩之一字一句固未易得也讀杜詩者千秋而下當世之人情物狀恍然如見惟其察之至微故言之過眞眞故古今不能易也詩既如此畫亦空然鐵橋以詩畫擅名久矣今讀其雜說於種種物理瑣細皆必明其本末辨其體用攷其正變且復有妙筆曲折以出之卽世人未嘗見是物者今

皆親見之於其文此鐵橋筆墨餘事耳吾謂鐵橋之詩畫其得力全在於此鐵橋少好游俠通劒術志在萬里今觀其劒說及馭馬篇則猶有談虎色變之意哉

方君則嵩岳遊記跋

今年夏方子君則負米於雒陽雒陽主人資以車馬盛供具慫涌為二室之遊遊歸凡得紀事一篇詩若干首紀事有體有要如望岳矣方子又言嵩岳勝事甚詳且及達摩遺蹟其紀事以蔥嶺之隻履罵宋雲之饒舌謂嵩岳之靈奥想摩到此決是不肯西去耳昔尚平俟嫁昏完為五岳之游方子意頗不屑然每出即遄歸以有

老母在未敢以身許山水也方子母吾從姊也雅好文墨方子以色養閒往與余行役每逢山水佳處慨然思奉母孺人板輿來遊今嵩岳在千里外母老矣吾意方子當如宗少文作臥遊圖暇時展向母孺人前凡足迹所到輒指點歷歷朗詠己詩當有緱嶺之笙在空中應之以博母孺人開顏一笑也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